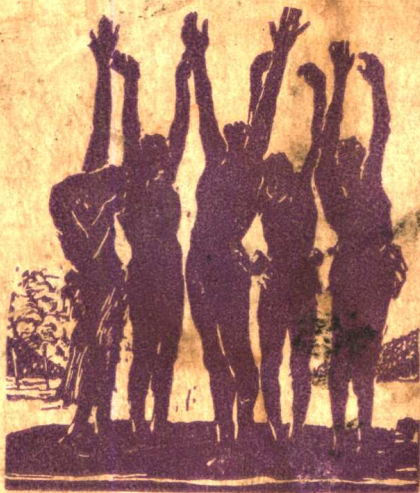


蘇聯的新婦女

錢嘯秋著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三十五種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蘇聯的新婦女

錢嘯秋 著



趙家璧主幹

第一叢書第三十五種

頁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目次

- 一 創造新社會的女英雄
- 二 真正的男女平等
- 三 婦女在工廠中的活動
- 四 婦女在農村中的活動
- 五 女作家與女發明家
- 六 工農婦女的政治生活
- 七 餘論

一 創造新社會的女英雄

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便成了地球上「神祕的國土」，引起全世界不少的憎惡與驚奇，關於蘇聯婦女生活，更成了神祕中的神祕，甚至資本主義國家報紙相信什麼「婦女國有」一類的海外奇談，把她們罵得體無完膚，似乎蘇聯婦女不應看成「有血氣」的人類了。

然而事實畢竟勝于雄辯。自從蘇聯五年經濟計劃建設的成績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放出燦爛奪目的光輝而後，這塊「神祕的國土」在資本主義危機日深的世界中，簡直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變而爲人間的

樂園了。不待說，蘇聯婦女便是樂園中的主人了，再沒有人相信『婦女國有』一類的胡說了。

蘇聯本是在經濟政治制度上別開生面的國家，婦女生活隨着整個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當『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呼聲震動全世界的時候，蘇聯婦女便都像男子一樣，在工廠內，在集體農莊內，在國家機關內，爲創造新生活而努力。這即是說，蘇聯產生了千百萬女英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女英雄。

現在且引一段實事，看這些女英雄幹過怎樣的豐功偉烈。

近來莫斯科區召集一次勞動婦女會議，到會的婦女都

曾領過列寧勳章(Order of Lenin)，並且在五年計劃第四年(一九三二年)中，是工廠內最好的突擊隊員(Shock Brigade)——突擊隊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列寧格勒「紅三角」工廠一百二十個青年女工所創始的一種新式勞動組織，到一九二九年即成為普遍全國的羣衆運動。)。她們講說自己的故事，以及所以得到列寧勳章之故(這種勳章是政府對於成績優異的人所授的最高榮譽)。

第一個是普洛列塔斯卡雅(Proletarskaya)穿工人衣服，身材矮小，髮短似男孩，她以簡單的語言敘述其經歷說：『我幼時在工廠做工。當革命發生與內戰之際，我上前線去。後來，最後的敵人肅清了，我又放下槍桿，回到

機器旁邊來。從此以後，我就在經濟戰線上服役。」她到莫斯科大電氣工廠做工十年以上，曾貢獻十幾次生產合理化的提議，使工廠節省八十萬盧布。其他婦女請她談些關於本身的事情。她答：『我不知道怎樣談到自己。我所知道的一切，是了解羣衆，與怎樣引導他們盡力做事。這位女康民尼斯特（Communist）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任工廠最大部門的副指導員。晚上，她聽技術與政治功課。她常說：『社會主義建設要求訓練領導者。』』

其次是柯米沙洛華（Komsarova），約莫五十歲的婦人，敘述她艱苦的故事。同伴凝神靜聽，特別是那些不曾知道舊制度下面恐怖情形的青年婦女。在她的衣衾上，佩着

頭等的軍事獎品——紅旗勳章 (Order of Red Banner)。她說：『一九〇五年我同我的丈夫在防寨上作戰。失敗後，丈夫充軍到西伯利亞，我攜兒女離家，受警察的搜索，無處可逃。最後，尋得一所破爛的茅屋，便住在那裏。但兒女挨餓，我無工可做。這是多年以前的事。到一九一七年我又打仗。後來，領到這件獎品。我在工廠內做工二十三年，萬事都變了，可是一年好似一年。』

其次是魯尼娜 (Lunina)，莫斯科橡皮工廠突擊隊的領袖。她說：『我的父親是看門的人，母親以洗衣爲業。我不會進學校，十二歲時開始做工，從十六歲起，即在這橡皮工廠服務。革命後，我得到讀書的機會……我的隊伍提

高生產力數倍，並貢獻一些提議。『她最近的提議會節省三千盧布。她末了又說：『工廠的新生活，在我得益不少。從前，我同丈夫鬧皮氣。我爲命運所苦。以後，我積極起來，忘却我的煩惱。現在，過得舒服，安心做工。』

又其次則爲費陀諾華(Feodorova)，是五金工廠目光漂亮的 girls，以敏捷活潑的態度，敘述二十六個青年女康民尼斯特的故事，她們于四年前在工廠內組織最初的突擊隊。有些老年工人譏諷說：『你們鬧這些玩意兒幹嗎？恰恰是一羣女孩。』但二十六人依然做下去，決定要證明集體勞動比個人的勞動有較好的結果。在節省浪費上，改良工作方法上，超過生產計畫上，以及社會工作上，得到許

多成功，全隊都受領列寧勳章。『自從得到勳章之後——

費陀諾華說——我們每人益知自勉。』費陀諾華的同伴接着說：『我們有自己的壁報。我們看電影是集體去的，所得工資放在一起，無論何事都共同去幹。這是津津有味的事。我們得過許多次獎。我們有自己的作家——列芬娜（Levina）。她寫了一本書敘述我們的經驗，叫二十六人的意志（The Will of The Twenty-Six）。現時她在寫第二本書，記我們隊伍在歐洲旅行中的見聞。』

夠了，不再舉例了。這一段故事就是千百萬女英雄努力共同事業，試驗集體生活的寫照。她們是歷史轉變的新階段之產物，不獨與我國古時續史的班昭，從軍的木蘭不

同，即與法國大革命領袖羅蘭夫人之流亦異。同時她們又負着完成歷史轉變的使命，祇知爲自己的階級努力，祇知爲未來的社會努力，朝着歷史指示出來的道路，絕塵而奔，爲現代黑暗勢力下拚命掙扎的婦女之先導。

一二 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封建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婦女身上有各種鎖練（禮教，習慣，法律，以及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束縛着，根本說不上男女平等；即或少數國家實現了什麼『女子有參政權，有財產繼承權』的新玩意兒，但在實際上也與真正的男女平等相去十萬八千里。

只有蘇聯是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之第一個國家，把勞動婦女從沙皇時代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是十月革命基本任務之一。依據蘇聯法律，婦女享有與男子相同的權利，實現兩性完全平等的原則。而蘇聯布爾塞維克黨黨綱，不僅要求婦女在權利上完全平等，並且要求婦女從陳舊的家務重累中得到解放，代以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店，托兒所，幼稚園，兒童遊戲場……等等。這一黨綱已為蘇聯政府完全執行。所以打碎婦女身上奴役的家務重累的鎖練，是實現男女平等之主要條件。

蘇聯當製定五年計畫之際，曾估計到婦女的兩重勞動——生產的與家庭的——問題。對於托兒所，幼稚園，兒

童游戲場的建築，都有具體數字。就一九三二年說，城市的托兒所與兒童游戲場，滿可收容工人階級所有的兒女。在農村方面，情形亦復相同，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止，農村中有二千三百八十四個常設的托兒所，有五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個地方托兒所，有四千零四十三個野外托兒所，有一千五百九十二個幼稚園，有六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個兒童游戲場。至于公共飲食方面，城市上的公共食堂到處都有，農村中亦有四千四百二十三個常設的集體農莊公共食堂，有十一萬二千零八十二個野外廚房，可以供給六百一十七萬五千集體農莊會員之用。

有了這些設備，所以在實施五年計畫的過程中，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與集體農業，一日千里的前進，每年有千百萬女工與農婦參加建設，於是這些婦女不生產的勞動也變爲生產的勞動了。從前婦女是丈夫的老婆，是孩子的母親，現在已成爲新生活的創造者，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換言之，她們在經濟戰線上已與男子一樣取得平等的資格。因爲在工作上、等，在生產過程上平等，所以在一般生活上也自然平等了。

蘇聯婦女參加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勞動與男子一樣普遍的，並且人數一天天增加。下面統計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至七月一日半年內，婦女勞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增加的數字。

工業·····	從三〇·七%——三一·七%
運輸·····	從九·一%——一〇·一%
學校教師·····	從五二·三%——五四·四%
商業·····	從二二·一%——二四·六%
國民經濟各部門·····	從二五·七%——二八·三%

特別要鄭重說明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男女工資不平等，本是普遍的事實。如德國紡織與縫衣工業女工工資只占男工工資百分之六三到七三。美國男女工資相差甚遠，印刷工業只百分之三九，紡織工業只百分之六四到七十。英國亦然，化學工業只百分之四二，紡織工業只百分之五九。可是蘇聯的男女工資是平等的，「同工同酬」成了

一般的現象。而女工產前產後，各給以兩個月休息（共四個月），不扣工資。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絕對辦不到的事情。

再說到文化方面，蘇聯婦女的知識與技術，與男子有同等的進步，這一點也是蘇聯以外的國家望塵莫及的。本來，在戰前沙皇時代，每百人中有七十八人不識字，婦女不識字者更多——占百分之九十。所以克魯卜斯卡雅（*Krupskaya*）說：『消滅文盲問題大部分是婦女問題。』自十月革命後，文化鬭爭即已正式開始。在一九二六年，能讀能寫的人已有百分之五十；一九二九年已有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三〇年已有百分之六十二。按照人民委員會的決

議，規定一九三二年爲消滅文盲之年。有許多婦女在「剷除文盲」協會（Down With Illiteracy Society）內積極活動。例如烏拉石綿工廠（Ural Asbest Factory）該協會支部已把工人的老婆組織起來，供她們學習，成爲熟練的工廠勞動者。這些婦女在從事消滅文盲運動中，教育了他人，同時又教育了自己。尤其是職工會利用各工廠的俱樂部與『紅色角』（Red Corners）實施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全國勞動者的文化水平線。而女會員中能讀能寫的人，在一九一八年只有百分之四四·一，到一九三一年已加到百分之九二·九。女工文化的進步，已可窺見一斑了。

集體農莊提高農婦的文化程度，更有顯著的成績。下